歷史與空間

莉明的戰憶——一夜長成（上）

■黃莉明

越南這個國家所經歷過的眾多場戰爭，早在我出生之前就開始了。

溯源古代，當時的越南基本上是中國的附屬國，連文字用的也是中文(chǔnho)。我記得自己懂事了以後，還能看到有些越南老人家用毛筆寫中文，也記得在我家對面的古董店裡看到的中文毛筆字。後來，正如日語裡所引用的中文一樣，就出現了越南化的中文(Chǔnho)。可是這種越化中文也只供文人雅士們寫詩作賦之用，公文上直到二十世紀初還是用漢字的。

十九世紀期間，法國開始了在越南近一百年的統治，所以很自然的，現代越文所受的法語影響頗深。越文和法語一樣，基本上是拼音文字（越文比法語更甚），即只要能講就能寫出來。再者，早期越文裡的很多單詞，都是直接從法語音譯過來的，且一直沿用至今，例如跌倒，法語是tombre，越文是tong be。

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當法國被德國納粹軍佔領時，越南的統治權便落入到日本人手裡。當時，胡志明在抵抗日軍的同時也在全國各地擴大自己的勢力。當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的尾聲投降，胡志明的軍隊便拿下了首都河內，解放了越南。1945年9月2日，越南民主共和國作為一個獨立的國家正式成立了。胡志明當時所說的「沒有什麼比獨立自由更可貴」，成了越南的座右銘：獨立、自由、幸福。

可是，法國不肯承認胡志明的獨立宣言，重新駐軍越南，進而把越軍逼往北部，開始了第一次印支戰爭。

1972年美國使者基辛格與北越代表黎德壽秘密會晤後，尼克松便和中、蘇雙方進行了一些外交接觸。同時，美國加重了對北越的轟炸，以逼迫北越妥協。

以上「美國加重了對北越的轟炸」這一語帶過裡，埋藏了多少六歲時的我所親眼目睹的生靈塗炭、悲歡離合！這些四十多年前發生過的事，至今依然在我的腦海裡清晰如昨……

那本是我最快樂的一天(注1)。我被邀請到了海防市廣播電台的錄音室裡，為即將播放的節目灌錄了一曲獨唱。雖說我後來也有其他的廣播錄音機會，但那天的第一次無疑是我最難忘的經歷。當時沒有電視機和錄音機，廣播電台自是備受大眾重視的唯一娛樂媒體。而且，那次錄音完畢後，負責的叔叔還特別稱讚了我，說日後要好好地栽培。所以，那天下午我是哼着歌兒從錄音室蹦着回家的，一路上還幻想着長大了以後要唱好多好多的歌兒……

可那天夜裡，睡意正酣的我突然被一陣驚天動地的轟隆聲震醒了。頓時，轟隆聲之間夾雜進了刺耳的警笛聲、廣播員催促大家進防空洞的聲音和四周人們的驚叫聲……在這一片驚慌混亂中，嚇得渾身發抖的我糊裡糊塗地被家人連拖帶抱地扯進了防空洞裡，而我的童年，也就在那一片驚懼混亂之中畫上了一個偌大的句號。

那一夜過後，慶幸家人都還健在的我們，開始了看似如常卻又並非如常的生活。才活了六年、還有那麼多歌沒唱、卻每天離死亡那麼近的我，心底積鬱着一股強烈的恐懼和擔憂。每次為了避開美機的轟炸而進防空洞時，我都會深怕以後再也見不到太陽；而每當家裡有人外出時，我又會暗自擔心他們或許再也回不來。可在那一夜之間已突然長大成人的我，只把這一切擔憂深深地埋藏在心底。

有一天，當我一如往常地坐在家門口，無聊地看着街上稀少的車來人往時，一輛軍用卡車不急不緩地從我眼前經過。我抬頭仔細一看，卻是想後悔也來不及了。原來那卡車上面載着的，竟是一具具無人認領的屍體！頓時，被壓抑已久的驚懼擔憂排山倒海般湧上了我的心頭，隨即化作滿臉斑斕的淚水，和一陣陣無法止住的嗚咽……

不知何時，街上的廣播電台開始傳來了一陣悠揚悅耳的小提琴聲，輕輕地把我從悲痛中喚醒。我一時忘卻了哭泣，讓優美的琴聲安撫着我為殤逝的生命所感受的傷痛。聽着聽着，眼前的醜陋傷痛逐漸地離我遠去……

那一場美麗與醜惡的正面撞擊，讓我與古典音樂結下了今生的不解之緣。

我們的日子就這樣在驚懼、擔憂和不見天日的防空洞之中度過。即使美機沒來轟炸的空檔，落地時沒有立刻引爆的地雷式炸彈也都會隨時爆炸而導致傷亡。所以，時時刻刻都在死亡邊緣掙扎的我們實在是防不勝防。

又記得有一次轟炸，炸彈的響聲離我們特別的近，以致餘震久久還在心裡捶打個不停。當我們從防空洞裡出來時，父親便引我們去看桌上一小攤頗為整齊的灰，淡淡地對我們說：「你們看，飛機來轟炸之前這還是一疊整整齊齊的紙幣(注2)呢。」 見慣了風浪的父親接着又說：「人都沒事就好。」

這時街上傳來了鄰居的痛哭聲。原來，和我們同街，只隔了幾間房子的鄰居在門前發現了丈夫血肉模糊的屍體！經過上一次的驚懼之後，我再也不敢目睹這一切，故只知道長輩和其他鄰居們一起幫助那家人替男主人收拾好遺體，辦了喪事，又好生安慰了那被撇下的寡婦和七八個孩子們，其中最小的比我還要小。

可過了才沒幾天，市裡的人卻在那家鄰居門前的防空洞裡挖出了另一具屍體。那新寡婦一看便立刻知道原來剛被挖出來的才是她的丈夫，而幾天前讓她耗盡了錢財所安葬了的，竟是一個過路人而已。如此無奈的情景，鄰居們看在眼裡實在不忍心，便慷慨解囊幫助他們再次把喪事給辦了。幸虧這樣，不然，那家男主人的遺體就要像我那天所見的卡車上的那些無人認領的屍體那樣，會被草草地「處理」掉的了。

注1：根據網上查到的記錄，這一天是1972年4月16日，我剛過六歲生日沒幾天。

注2：B52炸彈的壓力足以致使紙幣化灰。

■優美的小提琴聲安撫着「我」的傷痛。 網上圖片

豆棚閒話

■馮磊

中國式熱心

春節期間，有韓裔美國姑娘到中國來旅遊，自曝遭遇了「中式逼婚」，一時傳為絕唱。那姑娘說，在中國的朋友家裡，她一再地被對方父母追問：「你何時結婚」，倍感尷尬。

小姑娘兜裡裝滿了美元，懷揣着一顆對東方文化的仰慕之心到中國來，目的無非是為了吃吃喝喝、放鬆一下。可憐的小姑娘，她哪裡見識過中國的父母們那種海枯石爛式的執着和炭火一樣的溫度——我說的是炭火。

當然，如果僅僅是炭火，那顯然是遠遠不夠的。刻薄點說，這高溫的背後往往有着精明的算計。作為一個國際友人，不幸遇到這種在現實生活的叢林中百煉成鋼的老戰士，面對他們噓寒問暖的中式關心，你要時刻提醒自己，無論如何不要把自己的隱私暴露在外。須知，你的每一句話都可能成為他們茶餘飯後的嘮嗑裡被屢屢諷刺與挖苦的對象。可愛而可憐的孩子，你得學會緊閉住自己的雙唇。

任何一個外來人，都不要無視大媽大嬸們的那雙充滿關切的賊溜溜的小眼。她們那雙斤斤計較的小眼睛，一分鐘能轉九百六十圈。面對年輕的女孩子，她們會親熱地拉着你的手，詢問你在哪所學校畢業，有沒有男朋友之類的話題。至於詢問你的目的，有時可能是為自己的某位近親選擇配偶，有時又可能是為巴結單位領導為他們的兒子物色女朋友。如果上述兩個目的都無法達到，那麼這種熱情瞬間可能會降低到冰點，她們會說：「啊，我去看看屋子裡的水燒開了沒有。」

「凡事不可過於熱情」。大凡熱情過度的，背後必有精明的算計。春節或者隨便哪一個聚會的場合，總會有一些大媽大嬸們親熱地拉着女孩子們的手，她們用慈祥的雙眼一遍遍地打量你，就像舊社會裡「牛經紀」（牛羊市場上的職業經理人）看一頭牛的那樣緊緊地盯住你。除了詢問那女孩子是否找了對象、在哪家公司上班，她們偶爾還會問到你的收入等等諸如此類的話題。這種對於別人隱私的侵犯由來已久，面對高收入的小姑娘，她們會努力擠出更多的熱情，目的無非是考慮到以後或者有利可圖。一旦意識到這種努力不能帶來好處，那麼馬上就會滿面寒霜。

大媽們遇到了寒門出身的姑娘，同樣也要家長裡短地噓寒問暖一番。只是，一旦轉過頭去，她們的鼻孔裡就會冒出實用主義的的「吭吭」聲。這種即景式的冷熱轉換讓人嗔目結舌。

沒有人會永遠知道大媽大嬸在想什麼，就像你永遠也猜不透一隻碩大綠皮西瓜肚子裡的秘密。面對一個漂亮但可能昨夜沒睡好的女孩兒，她們轉過頭去就會討論這種疲倦：「她臉色的確不太好」，「是的，她是不是最近做過那種小手術呢」，「我看着也像，不過，據說她現在每時每刻都離不開男人……」——然後，然後一幫大媽大嬸們就會豪放地哈哈大笑起來，一副「老娘其實什麼都知道」的自信。她們的神色和在廣場上跳舞時一樣，永遠是老子天下第一。她們什麼都知道，在她們的眼裡，這個世界上壓根就沒有秘密。從萊溫斯基當年喜歡的安全套品牌到林志玲的面膜，從國外第一夫人的手袋到單位某位領導最新的小三，從街頭撿拾破爛老鰥夫的私生活到水果店裡的爛柚子，她們全都知道。如果偶爾遇到一位正人君子，她也會神經兮兮地來上一句：「你有相好的吧？你條件這麼好怎麼會沒有相好的呢……」

時代造就了大媽大嬸的通天神技。她們是這個時代最霸道的窺伺者，她們的確為此而來。面對全能型的大媽大嬸，遠道而來的人們應該牢牢關住自己的心扉。你那小小的柴門根本抵擋不住她們火一樣的熱情，而一旦你放鬆警惕，輕易釋放出有關個人的隱私，你的不幸之旅也將就此開啟。

因洩密而處處被動甚至遭遇惡意的眼神，就像公主在洗澡時被人看到了赤裸的身體一樣，這種不幸其實源於你自己的粗心大意。

詩意偶拾

■俞慧軍

春天的江南

當春風撫摸大地的脊背
沉寂的曠野便在春的懷中甦生
而風姿綽約的江南
此刻便睜開朦朧的醉眼
桃紅柳綠的水鄉古鎮
在暮色中繾訴含情脈脈的纏綿
生機盎然的姑蘇
在濃麗浪漫的太湖水中
流淌出千年古城的裔旎羞怯
江南在傾聽太湖春夜演奏的笙歌

為了一次次心靈的牽手
我看到抵達遠方的那片雲
低垂下傲慢的頭顱
劃過夜幕的春雷在細雨中
孵化出貝多芬的第二交響曲
寧靜似高山流雲
清麗如日月經天
繽紛的憧憬
是春姑娘充滿感性的語言
向春天列隊報到的生命中
永遠有魂牽夢繞的故鄉

來鴻

■廖楚強

迎春花開

經歷了一陣嚴寒和濃霧陰霾的天氣之後，人們又迎來了一年春天的開始。天空顯露了一縷縷久別的陽光，一股溫馨的暖流，使人感受到充滿希望的快慰。神州大地的百花園中都閃耀着一串串四面低垂密密麻麻的金黃色小花朵，非常好看。因為這種花是新春季節最先開放的花卉，所以人們把它叫做「迎春花」。

迎春花是中國原產的園林花木，這種花既可作盆栽擺設，又是廣場庭院、花叢周邊的一種最大眾化的花卉。唐代著名的大眾詩人白居易對迎春花最感興趣，他有一首專詠迎春花的詩：「金英翠萼帶春寒，黃色花中有幾般？憑君語向遊人道，莫作蔓菁花眼看。」蔓菁是一種十字花科的草本植物，與迎春花科屬不同，但由於在外形上有某些相似之處，所以有些一知半解的人，便錯把蔓菁當作迎春。而生活經驗非常豐富的白居易，便在詩中引導遊客「莫作蔓菁花眼看」。其實這首詩還包含着非常深刻的哲理性，教導人們做學問要認真求實，切不可似懂非懂而裝懂。

迎春花是屬於木樨科素馨屬的叢生落葉小灌木，一般株高2、3尺至一丈左右，枝幹四方形，枝條柔軟，向四面散落，綽約多姿。葉如初生小椒葉而無齒，面青背淡，對節生小枝，一枝三葉。初春在枝節間開金黃色喇叭狀的小花朵，密密麻麻，形如腰帶，所以此花又名「金腰帶」。

迎春花的可貴之處有兩點：其一是適時而開。在早春季節，百花尚在沉睡之中，而迎春花卻首先開放。所謂「迎春」，名實相符。其二是隨地而開。因為迎春花是一種很「隨和」的花卉，她用不着很優越的自然條件，也不像其他小擺設的名花異草，需要別人精心培育。她的生命力很強，能夠自我生長，隨遇而安。所以在乍寒乍暖的早春季節，能夠在大自然的曠野、園林，或者城市的馬路花壇、廣場嫣然舒展笑容，迎接春天到來的就是迎春花。關於迎春花的風格，宋代趙師俠的一首《清平樂》詞寫得最貼切：「纖穠嬌小，也解爭春早，佔得中央顏色好，裝點枝葉新巧。東皇初到江城，慇勤先去迎春。乞與黃金腰帶，壓持紅紫紛紛。」詞中的「佔得中央顏色好」之句，主要是指迎春花經常被園丁栽培在花壇的中間部分，憑她婀娜婆娑的枝葉，再點綴着金光閃閃的小花朵，使春天的景色顯得清新可愛。

■迎春花給人類送來希望、溫暖和春天的消息。 網上圖片

由於迎春花容易栽培，而且雅俗咸宜，能「上」能「下」，所以許多城市居民，也喜歡將其作為盆栽，放於居家的几案之上，或擺在陽台，廳堂之中，都顯得大方樸素，秀麗雅致。宋代韓琦的一首詠迎春花的詩：「覆闌纖弱綠條長，帶雪沖寒折嫩黃。 迎得春來非自足，百花千卉共芬芳。」此詩妙在寫出了迎春花的崇高品格。因為她的開花，其實也不是為自己獨佔春光，主要還是引來「百花千卉共芬芳」，這是一種無私的偉大品格。韓琦另外還有「今年頓被寒摧折，應為尖頭送暖多」之句，更會使人聯想到去年的嚴寒雪災，給人類帶來許多災難，而在新的一年到來之際，迎春花一定會給人類送來新的希望，送來更多的溫暖和更美好的春天的消息。

遊蹤

■韓小榮

兗州登興隆塔

在我眼裡，古代的亭台樓閣、山園水榭，都是傳統建築藝術遺留下來的文化瑰寶。它們四散分佈在祖國的山川大地，風采翩然，美輪美奐。

我素來懷有名樓情結。岳陽樓因范仲淹的《岳陽樓記》而名動天下，滕王閣因王勃的《滕王閣序》而譽滿乾坤。可惜，山高路遠，無由得見。而興隆塔，就在離我住地不遠的兗州。如果去登到塔頂，體會一下登臨送目的豪邁之情，亦不失為人生一大樂事。

興隆塔名氣不大，很少有外地遊客慕名而來觀瞻。它略顯落寞，稍帶疲憊，同時也不忘身姿挺拔，直衝霄漢。這是一座八角樓閣式磚塔，始建於隋朝，塔高54米，共13層。它屹立在兗州市博物館的後院，至今已有一千多年的歷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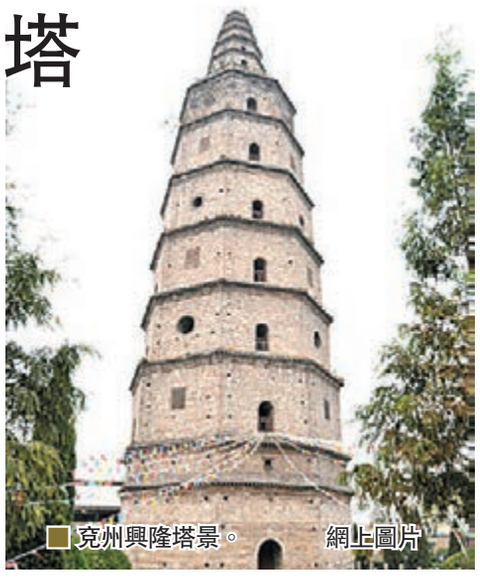
我和小周到達博物館時，已是下午三點。兗州是小周的故鄉，對我來說是初訪，對於小周，卻是重遊故土。她對兗地的風土人情，甚為了解，如數家珍，倒像是一位熱情的導遊。

博物館恢弘大氣，富雅堂皇。展品雖多，文物雖古，並不吸引我們這些外行人士。只有一把碩大無朋的寶劍非常震撼人心。這把鑄鐵劍又寬又厚，劍柄足有7.5米長，被稱為「天下第一劍」。

這樣的寶劍自然不是古代將士們用作衝鋒陷陣的，只能用來鎮妖。許多年前兗州境內的泗水河氾濫成災，據說是水妖作祟，官府便動用人力物力，製了這把巨劍去鎮妖。 如今倒好，封了天下第一的名號，成了鎮館之寶。別看它銹跡斑斑，卻仍舊威風凜凜地陳列在那裡，劍體上遍佈着歷史和文化的塵埃。

寶劍雖好，只能遠觀。不如興隆塔的一磚一石，親手觸摸一下，就能感受到一種歲月的滄桑。小周告訴我說，興隆塔底有地宮，如今封閉了。因為地宮裡的文物在2008年曾被偷盜，聽說是小偷在興隆塔附近租了房子，挖地道潛入進去作的案。所幸，發現及時，寶物都已被追回。 我調侃道：「強盜的祖師爺盜跖不正是兗州人嗎？他的弟子們難道不懂『盜亦有道』嗎？興隆塔是佛塔，佛中寶物也敢盜，吃了熊心豹子膽了吧？」

一邊說笑一邊登塔，不覺到了七層塔台。興隆塔造型獨特，一到七層較為厚重，再往上逐漸收縮，倒像另一座體態輕盈的子塔緊依母塔，形成法相莊嚴的子母塔。這在塔類建築史並不多見，全國僅此一例。建築學家梁思成和夫人林徽因於1936年來此塔考察建築結構，林徽因女士曾在磚塔七層和頂層分別留下了兩張珍貴的工作照，被後人載入《林徽因傳・建築卷》。這是興隆塔有史以來，第一批名人留下足跡，兗州人常以此為榮。



■兗州興隆塔景。 網上圖片

我們在塔台上盤桓了一會。總覺得附近高樓遮望眼，不能一目了然、酣暢淋漓地俯瞰大地。只好繼續往上登，塔梯雖然越來越窄，好在塔體有窗口射進光亮，並不黑暗。

終於一鼓作氣衝上塔頂。站在塔台上，眼前無物遮擋，豁然開朗。拂着石欄，鳥瞰兗州城，我情緒無比激動。小周指着塔東的河流，說那就是泗水，著名的詩詞「泗水流，汴水流，流到瓜舟古渡頭，吳山點點愁」中的泗水。

難道孔子就是在這條美麗的泗水河岸上，悟出了「逝者如斯夫，不捨晝夜」嗎？那麼沂水呢？那條和泗水同樣著名的沂水是不是也在這附近悄然流淌呢？我不禁想起了論語中記述孔子和弟子沂水沐浴的情景。「莫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風乎舞雩，詠而歸。」這是一種何等的精神境界！穿春服，沐沂水，舞雩台上吹吹風，一路放歌把家回……

我們向北望去，搜索着曲阜古城的位置，卻只看到群山連綿，蜿蜒如龍，那應該是泰岱山脈了。遠眺泰岱，翠色蒼蒼，如詩如畫。山自巋然不動，我自不知所措。難道這就像蘇軾「縱一葦之所如，凌萬頃之茫然」一樣的感覺？天色向晚，一陣涼風吹來，人在高處不勝寒，我們只好速速下了塔頂。

圍着興隆塔又轉了一圈，才發現塔體上鑿刻着不計其數的小佛龕。佛龕內置有小佛一尊，神態安詳，專心打坐。佛龕夾縫逸出可愛的小草，不諳世事一樣地隨風飄搖。落日的餘暉籠罩着這座神奇的佛塔，我站在塔底抬頭望時，只見霞光萬道，靈氣氤氳，四散升騰。